

回到老家 那些事儿

春节期间,梁超与3个女孩相亲都未成功

24岁装修工相亲被嫌大龄

眼看儿子婚事又要告吹,梁妈妈很着急,“现在也没啥要求了,只要是20多岁的女孩,不傻不呆就行”

本报讯(实习生杨召奎)春节期间,相亲成了农村最热门的话题。对子女没找到对象的父母来说,给孩子相亲更是“天大的事”。

“我儿子前年已经定亲了,可后来我儿子和女孩脾气不和,两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吵,不得不退了婚事。”梁超的妈妈告诉笔者,“去年,我儿子皮肤过敏,脸上长满了痘痘,就没相亲,可今年,女方家长一听说我儿子24岁了,根本不考虑。”

梁超家住江苏省邳州市车夫山镇,身

高1.78米,是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目前在江苏常州从事装修工作。但由于工作当中接触不到女孩子,再加上自己笨嘴拙舌,不会在网上找女朋友,因此只有趁着春节期间,经媒人介绍在家相亲。

梁超回家之前,梁妈妈就发动媒人和亲朋好友为儿子物色年龄相仿的女孩。但令梁妈妈伤心的是,他们村子里和梁超同龄的女孩早就名花有主,还有几个已经结婚生子。目前,该村单身的女孩大多都在20岁以下。而梁妈妈经过多方

打听,终于在别的村子为儿子物色了3个女孩。

据笔者了解,在当地农村,20岁是男女相亲的黄金年龄,一旦在这一年不能定亲,那么只能等下一个春节,在外打工的青年都回家后才有机会再次相亲。但那时,女孩要么和厂子里一同打工的男孩自由恋爱,要么通过手机上网结识了其他的男孩,过年回家时,村里的单身女孩已经所剩无几。

而22岁以上的男孩在农村已经算大龄青年了,梁超不幸在列。

该村经常给年轻人介绍对象的阿姨告诉笔者,“在农村,由于重男轻女,男孩比女孩多很多,有的女孩一天能相亲5次,选择的余地大,男孩除非条件特别优秀,要不然只能被女方挑选。但话又说回来,条件优秀的男孩,也根本不在家相亲。”

今年春节期间,梁超和3个女孩见了面,但并没有相亲成功。第一个女孩只有20岁,嫌他年龄太大;第二个女孩22岁,对梁超这个人也比较满意,但女方家长要求

彩礼10万元,并且要求梁超在原来三间房的基础上再接一层,盖成二层小楼,梁超拿不出这么多钱,不得不放弃;第三个女孩21岁,但她嫌弃梁超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而她则是高中毕业。

从大年初六开始,农村的女孩陆续返回打工城市,眼看着今年儿子的婚事又要告吹,梁妈妈更着急了,赶紧催促媒人再给自己的儿子物色其他的女孩,“我们现在也没啥要求了,只要是20多岁的女孩,不傻不呆就行”。

“他把自己积蓄都输光了,还欠别人12万多元呢,那些人可不好惹,没办法,他只能卖房还债,现在连住的地方也没了。不过,他现在也戒赌了,年初六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打工了。”

村民买2张麻将桌,日赚400元

就在村子里赌博之风渐盛之时,陆勇从中看到了商机。由于自己在村子里经营一家小超市,附近的村民都到他那里打麻将,特别是春节这几天,自己的小超市周围更是围满了人。于是,陆勇花了2000多元钱从县城买了两张麻将桌,相比普通的桌子,麻将桌好看又舒适,立即吸引了不少村民的注意。

陆勇表示,这2张麻将桌是自己花高价买来的,要玩的话一张麻将桌一天租200元,没想到,麻将桌很快被一些爱打麻将的村民租下来。

“我曾担心200元价格太高,没人玩,但没想到,年轻人都抢着玩。”陆勇告诉笔者,“这200元钱,一般都是谁赢钱了谁给,输的不给。有的人一晚上能赢好几千元,这点钱舍得出。”

(文中所用人物,皆为化名)

赌博成瘾,男子新年卖房还债

——苏北农村春节赌博现象透视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多元文化的出现,不少人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的同时,打牌、打麻将等不正之风却在农村蔓延。

儿子打牌,父亲电话催吃饭怒摔手机

在苏北县城邳州市邵城镇大王庙村,每年春节前夕,在外打工的农民工陆续返乡,刘辉腊月二十八便从上海启程回家过年。一回到家,他就去找同村的朋友玩,当然,主要是找他们打牌。

刘辉告诉笔者,他回家之前,已经准备好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赌博。“就

3500元钱,输光了就不玩了,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赚一笔呢。”

就这样,刘辉每天吃完早饭就出去打牌,到大年初一下午5点时,他已经赢了1500多元钱。就在打牌兴致正浓之时,刘辉的电话却响个不停,原来是父亲催自己回家吃饭。

“我不饿,你们先吃,晚上回去再吃。”“你是不是在打牌?赶紧回家!”

“没有,谁打牌呢,在外面玩呢,好了,我先挂了啊。”

就在刘辉挂电话后的15分钟内,他连续输了200多元钱。心里正闷闷不乐之时,他的手机又响了。一看是父亲的电话,刘辉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在家总共待不到十天,就算天天打牌天天输,又能输掉多少钱呢?”

也许刘辉并不知道,就在他们相邻的

响了起来,刘辉一看又是父亲打来的,一气之下,拿起手机就往地上摔,手机被摔得支离破碎。

摔完之后,刘辉就后悔了。刘辉对笔者说,“哎,打了几天牌,总共赚了1200多元钱,还不够一个手机钱。”此后,刘辉为了惩罚自己的冲动,决定在返沪之前不再打牌。

男子打麻将成瘾,无奈卖房还债

据笔者了解,在当地农村,像刘辉这样在春节打牌的村民不在少数。不过,刘辉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在家总共待不到十天,就算天天打牌天天输,又能输掉多少钱呢?”

“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只要看到村里有打麻将的,里面准有他,他都是几百元几百元地打,有一次,他一晚上就输掉8000多元。”白亮同村的一位村民对笔者说,

加口村,32岁的白亮就因为打麻将上瘾输掉了很多钱,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2月8日,笔者来到白亮的房子前。该房子为二层小楼,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位于村子集市附近。村里有人估计,该房子价格应在25万元左右。但据笔者了解,为了还债,白亮仅以18万元的价格就将此房卖出。

笔者几经辗转找到了白亮的父亲,谈到自己的儿子,白父又气又恨,“别提他,这小子不务正业啊,整天打麻将,我的话他一点都不听,这不,连房子也卖了,没有比他更败家的,我现在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啊!”

“我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只要看到村里有打麻将的,里面准有他,他都是几百元几百元地打,有一次,他一晚上就输掉8000多元。”白亮同村的一位村民对笔者说,

【一周大小事】

企业“二维码”招工
深受“90后”农民工欢迎

据2月9日《新华日报》报道,在2月8日的南京市春风行动六合区招聘现场,一些企业招工用起二维码,深受“90后”农民工欢迎。通过二维码,求职者可登录企业官方微信,查询应聘情况,如果被录用,每月工资、社保缴费发放情况、培训项目、企业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点评】:在很多人印象中,农民工就是拎着蛇皮袋,扛着棉被卷的老土形象。如果还用这种眼光看新生代农民工,就OUT了。还好,不少招工企业准确抓住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点,不但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薪酬,而且利用起新颖而高效的沟通手段,抢得了“用工荒”中的人才先机。二维码,使用这种方法并没有太大科技含量和难度,难的是如何做到为求职者提供便利,这种思路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打工者称担心家乡发展
房子修得好但少有人住

据2月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南下打拼17载的重庆忠县农村青年陈其玖说,“最开始在外打工,只是想着挣钱后回家盖房子”,现在公路两边的房子看上去年修得很好,但除了过年,平常根本很少有人住,春节一过,整个乡镇就剩下老人病弱残。

【点评】:房子修得再漂亮,没有实体经济作支撑,故乡难免也会失去生活与发展的吸引力,难怪打工者只能在春节短暂的栖息后怀念记忆中的风景。这种忧伤很现实,也饱含着无奈。正如陈其玖所说,不少城镇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本地年轻人在外打工挣钱后回来消费,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当务之急是招商引资,特别是引进大型企业。如此,打工者才不用远离故土在外打拼。

租女友回家过年
打工男子被骗两万元

据2月9日《长城网》报道,来自沧州警方的消息称,江苏籍男子郝某在沧州打工已有几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女友,他觉得在父母和乡亲们面前很没面子。郝某无意中在网上看到出租俊男靓女陪回家过年的窗口。信以为真随即与对方取得了联系,结果“女友”没租到,反被骗走了两万元钱。

【点评】:每到春节,剩男剩女就开始纠结个人情感问题,尤其是外出打工的候鸟族,如何面对家里长辈的唠叨实在伤透脑筋,于是精明的生意人抓住了其中的商机,提供出租“女友”或“男友”的服务,殊不知这种约定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而闹出各种纠纷的案例近年来着实不少。在提醒打工族谨慎交友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醒家长们,情感问题需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反复逼迫只会给孩子带来精神压力,甚至让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得不偿失。

(点评:程莉莉)



“逆城市化”何以困惑返乡农民工

赵昂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许多返乡农民工正陷入两难抉择,回去还是留下?

据新华社报道,“逆城市化”困境正在困扰着返乡农民工,尤其是这些农民工中的佼佼者。来自安徽省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的农民工李中,1999年初到上海时只是月薪300元的模具厂学徒工,回到老家前已经是一家企业的区域经理了。即便进入了公司管理层,面对上海不断高涨的房价和房租,加之孩子因为户籍问题无法在上海继续读书,不得不携带妻儿返乡。但是返乡之后,他发现,老家的企业与上海不同,不仅没有模具机械类企业,自己的技术无用武之地,而且老家的企业大多是依靠血缘关系来管理的,并不需要他的管理经验。想自己创业,但因公共

服务的滞后性而碰壁连连,拿房产证去贷款都十分困难,“经他人提醒,原来是自己没送礼”。这些事情是在上海打拼多年的他想不到的。

李中所面临的困局,是许多农民工尤其是一些在一线城市已经小有成绩的农民工所共同面临的。选择“逆城市化”,大城市的门槛太高了,成本和压力太大了,但回到中小城市,选择“逆城市化”,他们在大城市积累的工作经验却无法用于中小城市,而且,甚至因为城乡户籍壁垒,即便在同省的地区级城市,他们在享受同等待遇问题上,也面临着高不可攀的准入门槛,最终这些有技术有能力的农民工,在大城市与小城市两头都融入不进去,陷入进退维谷之中。

通常来说,“逆城市化”是指大城市人口向乡村和中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这一现象已

经在上世纪后半叶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而“逆城市化”本身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现象越明显,从而形成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乡村之间的人口正常流动,资源动态配置。而我国地域广大,城市群呈现梯度发展,不同城市群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有的地区还在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而有的地区,尤其是一线城市,则因为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而这一现象最主要的体现方式就是返乡就业的农民工,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轨道上,像候鸟一样奔波着。但是轨道的两端,两座发展形态迥异的城市,却都没有完全把他们看成自己的一员。

对此,即将迎接下一轮“务工潮”涌入的中小城市,应当吸取之前一线城市在农民工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公共服务领域对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人员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刀切”式分类。这样的简单分类,使得农民工中的有技术有能力者,依然不能享受同城待遇,最终埋下隐患,而应采取分类引导、分类服务的方式,逐步过渡,最终使得返乡者能够融入当地城市。

事实上,当下农民工看重的已经不只是工资高低,也看重生活成本、社会福利、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对于许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寻找的不再是工作,追求的不再是简单的薪水,而是一个梦想,以及可以让梦想实现的平台。哪怕这个梦想仅仅是拥有住房和汽车,仅仅是让孩子读上大学,对于背井离乡的打拼者而言,梦想在哪里实现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够实现。

【打工路上】